

文學與甜食的完美相遇



多年居住台北，因兵役因素回到故鄉，卻也因為這近一年的時間，彷彿被迫地留在高雄，得以重新認識這印象中，既熟悉卻也陌生的地方。

高雄近年來的轉變相當明顯，從過去工業、製造業的冰冷形象，轉化成以旅行、設計及人文為主軸的城市意象。除了駁二特區、大東藝術中心以及興建中的衛武營文化中心，讓民眾有機會認識大師級的藝術作品外，許多的獨立空間，也正以自己的姿態，讓藝術作品及活動，綻放在民眾日常生活之中。這邊想與大家分享的，是最近討論度頗高的高雄獨立書店——三餘書店。

三餘書店為一複合式的獨立藝文空間，一樓書店的進書，以店長精選及專家推薦為原則，除了經典文學作品外，具地方特色的刊物，以及獨立出版社的書籍，更佔

了不小比例，同時也引進許多手工的生活用品；二樓喫茶店提供茶飲與甜食，與自然農法的農友合作，精選了幾款頗受歡迎的茶葉，如：18號紅茶、明星桂花茶等；甜食部分，則邀請強調手作的【日，食】進駐，甜點師傅傑米以不定期舉辦講座，及簡易的烘焙課程，讓民眾了解如何吃得安心及健康。同時，傑米將書本與甜食結合，自選書籍並以文字為發想，創造了屬於《再見，柏林》的專屬甜點，將甜食賦予了文學的風味；隨書附贈的「午夜巴黎」巧克力，也相當受到購書者的喜愛。三樓與地下室為藝文及展演空間，定期舉辦的攝影展、讀書會、新書發表會及音樂會等藝文活動，讓每位進到這棟懷舊建築中的朋友，都能找到屬於自己哲思、休憩、品味食物及文化的小小角落，並再次與這塊美好土地產生連結。■

上海、台北、香港、舊金山、東京、名古屋、波特蘭……我並不特別戀棧任何一個踏足過的城市，在完成了幾場馬拉松之後，跑步對我來說已經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就像吃飯與睡眠。但就在歷經這些之前，我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渴求於完成一件事情過，而且是伴隨著興奮與期待。我是個沒有耐心的人，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三分鐘熱度，喜歡哪位偶像明星、熱衷於某種語言學習、鑽研於哪項興趣……總之，沒有一件事能讓我持之以恆超過兩個月。2011年10月，東京的那一夜，我以「奔跑」的姿態獨自存在於異鄉的夜，突然之間，我看不清路標、看不清人行步道的碎石磚，「極快樂」與「極悲傷」兩種情緒同時存在腦內震盪，包括不合時宜的孤獨感。我對於自己二十幾年來的人生經歷感到不可思議，一個人曾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都能度過，而現在居然邁開大步在跑著，

沒錯，「跑著」，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「跑著」……生命是如此地不可預測？

我極度渴求完成全程馬拉松，也因此而拼命地跑著。我想體會腦內啡分泌的感覺，所以如上癮一般迷戀著奔跑這儀式。我從來沒有體會過這種悸動，那是種充滿踏實感的期待；彷彿看到目標就近在觸手可及的地方，只要多加把勁去抓住就好了。

激情的消散就在2012年12月的台北富邦馬拉松，那是我的第二個全程馬拉松，也是情緒上的轉捩點。整整42.195公里的旅程，就像在自家巷口的麵店吃了碗熱湯麵；這兩年以來的渴望與迷戀消散得很漂亮。我一路替別人喊加油，也一路接受別人的鼓勵而前進；接下來的香港渣打馬拉松、東京馬拉松也應是那麼恬淡。我是一個幸福的跑者，能將曾有的激情幻化成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就像吃飯與睡眠。■

我思，故我奔跑……

文、圖——歐陽靖（作家、模特兒）



「請原諒我。問問伍爾摩先生就知道，我以前並不會這麼多疑。要不要來點音樂？」

他放了張《崔斯坦》的唱片。伍爾摩想起了他的妻子，她甚至比羅文還要飄渺。她不屬於有死有愛的生命，她代表的只是一只訂婚戒指、仕女雜誌，或者無痛分娩法。

這是英國小說家葛林 (Graham Greene) 名著《哈瓦那特派員》(Our Man in Havana) 中的一段。之所以挑這本書，其實沒有什麼理由，純粹因為它剛好在眼前。可是即使是這樣隨手一挑，即使小說內容和古典音樂毫無關係，即使葛林並不像村上春樹或米蘭昆德拉，動不動就把古典音樂寫進小說，在這海斯巴契醫生家中場景，葛林還是讓他播放了華格納的樂劇《崔斯坦與伊索德》(Tristan und Isolde)，而且就是要《崔斯坦與伊索德》——一方面海斯巴契是德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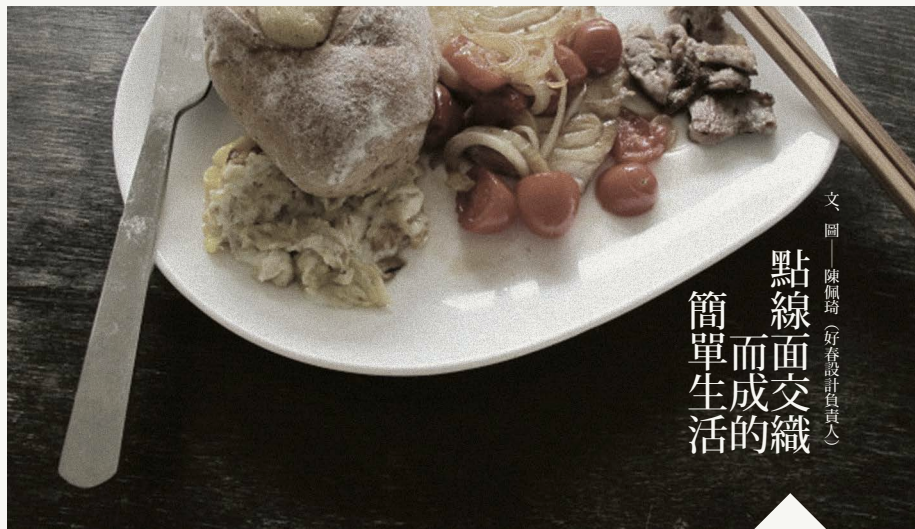
人，另一方面這部歌劇講的，就是何謂「有死有愛的生命」。

誇張點說，凡閱讀西方文學作品，古典音樂無所不在。這不是什麼艱深行話或特殊專業，而是作者認為一般讀者皆可擁有的知識。當然沒聽過《崔斯坦》，並不影響你閱讀《哈瓦那特派員》，可若能知道這些經典作品，欣賞起來想必樂趣更多，愈咀嚼愈有滋味。就像葛林在這部小說中也引了莎士比亞，鋪梗草蛇灰線、巧奪天工。若是知道其所用金句典出為何，那些諷刺笑料也會更顯辛辣逗趣。

一如那由諸多小說所創造的「葛林之國」，作曲家也把情感與時代封存在音符，在一次次演奏中重生。隨著文字與音樂，我們的心靈跟著作者旅行。那是生活中最真實的魔法：台灣就是世界，思緒所及，沒有到不了的地方。■

在台北和世界問好

文圖——焦元溥（作家）



文圖——陳佩琦（好春設計負責人）

點線面交織而成的簡單生活的

生活，有各種方式；設計，有各種風格，設計師過著什麼樣的生活？我相信跟其作品風格一定與生活息息相關。

我的生活過的並不是驚世駭俗與時尚，我的生活過的很簡單，仔細想這幾年一直沒變而持續一直做的事情除了工作之餘就是：拍照、煮飯、上咖啡館、吃小吃、逛菜市場、逛書店、騎腳踏車。

平時喜歡走在街道，拍路上看到的各種細節，例如：生鏽的鐵門、樹幹的斑駁或是物件的特寫，這是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，記錄這些生活上的軌跡，可以發現許多因自然而呈現的結構與配色。

假日騎著腳踏車去逛菜市場或跳蚤市場，觀察菜市場的每個細節，在這裡挖寶到了不少好看的盤子與咖啡杯，隨後買些食材回家做菜，用上剛買的特價品搭配菜色，煞是有趣，是一種自己一個人就能得到的快樂。

小時候爸媽就常帶全家去吃小吃，時常

特地從高雄開車去台南，然後吃飽再開車回家，只為了要吃一碗魚麵或是阿明豬心冬粉，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培養了吃小吃的興趣。

我非常喜歡吃小吃。小吃是所有食物中，最有親切感的一種，最不加修飾的用餐種類，不靠擺盤來增加食慾，它不會自以為好吃，雖然簡單卻很豐富，這是我喜歡吃小吃的其中之一，當然偶爾也會上一些館子或吃日本料理，像高雄的惠美壽亭，除了廚師是道地的日本人燒了一手家鄉好菜之外，空間裡有一個二十幾年來都沒有變的空間程設，就是牆面掛滿各式各樣的月曆，有水果的、風景的、魚類介紹等等。奇妙的是掛滿月曆的牆面，並不會感覺凌亂，反而延伸出一種混搭秩序的美感。體驗生活不一定要花大錢才可以享受，如果生活是自己想要的樣子，真實的體會，樂趣與美感自然就會產生。■

2012 下半年，我和插畫家朋友王春子一起做了《風土痣》。乍聽這個刊名的朋友，總是一頭霧水，風土怎麼會長「痣」？……甚至，有人會把痣誤認成痔瘡的「痔」。

誤認總是認識的開始。刊物取名為風土「痣」非「誌」，無不希望保持幽默態度持續觀察迷人的風土世界。痣（mole），有標記之意，我們將風土地域的標記視為土地上的痣，隨著四季晴雨觀察農漁業延伸出的食物、人物、職業、民藝等在地生產文化，提出再多一點關心環繞於我們日常生活的人事物，這是發此報刊的期許與期待。

在看似少頁的紙張裡，《風土痣》講的都是土地上的事。我們從「大痣若愚」專欄中發掘受訪人物深藏不露特質及生活智慧，no.01 說種子這一期裡，介紹了西瓜爺爺陳文郁先生、台大種子研究室的郭華仁老師，對種子的認識從綠豆薏仁湯進階到

一顆種子怎麼來，還有種子原來是會休眠的，春子再把「種子會睡覺」畫成繪本故事。no.01 也找來美好花生的郁倫、順龍，分享花生是怎麼被種出來的，每介紹一個耕作步驟就多認識一個農作工具，恰巧單元名稱就叫「mole 生工具」。

而本刊最受歡迎的「素末 mole 面」，是由兩位素末謀面的媽媽，一南一北當筆友相互通信，回憶兒時農業體驗，交流彼此生活見聞。其實這兩位媽媽，分別是我與春子的媽媽，她們從來沒見過面，就被女兒逼著當朋友。秀鑾媽媽（春子的媽）說故事的能力很好，寫的每件事情都是真實發生，寫著寫著就寫出了自己的作品《泥地字花》（無限出版）。

在風土的世界，我們感受太多，也忽略很多。《風土痣》想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，留住我們覺得該被記錄的生活美好，期許在土地裡開出朵朵字花，且情感自然。■

